

走，一路騎進春天

文學花園

仇士鵬

讀到白居易的「亂花漸欲迷人眼，淺草才能沒馬蹄」，一時間，浮想聯翩。於錢塘湖春行，騎着馬在綠楊陰裏、白沙堤上行遊，在湖東美景裏遊目騁懷，這是何等美事？當嘩嘩的馬蹄漸行漸遠，早鶯爭奪的春意已融入他的背影，飛出幾隻自在翱翔的新燕。再看《號國夫人游春圖》和《春山遊騎圖》，裏面的人亦在策馬而行——誰不愛這把春光源源不斷灌進人身體裏的騎行？興之所至，皆是「風和聞馬嘶」的款款詩行。

如今，沒有馬騎，就換成單車。墨鏡一戴，千年後有千年後的風流。

騎着車，緣湖而行。湖邊的空氣和粼粼的波光一樣清新，喬木已換上綠意盎然的禮服，密密的葉子織出一片樹蔭，在地上潑墨一幅幅隨意留白的水墨畫。時而遙遙一瞥棲居在水天之間的島嶼的剪影，想像它們是側臥的仙人留下的化身，身披霞光，吞吐雲霧，把晦朔和春秋都納入一聲悠長的心跳中；時而在杏花遙指的亭子裏歇一歇，未必是累了，也許是想讓湖水的呢喃和陽光的細語漫過身體，浸潤臟腑，把屬於人間的煩心愁悶都置換成屬於山水的空曠遼遠。

在運動軟件上看，湖泊被騎行路線圍繞着，恰

似寶石鑲嵌在首飾裏。由於路線是固定的，騎行的每一點突破都會在一棵樹、一塊岩石上得到量化。又打破運動紀錄，快了十分鐘——計時器的提醒聲比鳥鳴還要悅耳。相應的，湖泊的每一點變化都讓人矚目。常騎的路線上有一段櫻花林，我親眼看着它們舒展出一樹樹花開，宛若霧凇，卻輕盈如絲綢；也親眼看着它們凋落後，不遠處另一品種的櫻花昂然盛開，仿若接力，讓騎車的人總能穿過一段雲煙，沾滿一身清香後再赴春天的約會。

沿河而行需放在休息日。它像一條射線，從起點處肆意延伸出去，更加自由的同時，也注定了流連忘返，沉醉不知歸處，等要返程時，便會望着導航上的里程數目瞪口呆。過於放縱的自由總會在不自覺間釀出苦果。時間和心情都充裕的話，再長的路都能慢慢騎回來。若是換一條路，無邊光景再次一新，這一趟收穫的風景會是繞湖而行的數倍。

瞧，長橋、古亭、佳木、綠道和灘塗，在風



●騎車的人總能沾滿一身清香再赴春天的約會。AI繪圖

中移步換景，書寫屬於它們的弦樂。向一頂頂帳篷致意，與一隻隻風箏問好，彼時，就連冷冰冰的輸電鐵塔都有了積木玩具般的可愛。把身體敞在風中洗一洗，把目光晾在繁花碧葉上曬一曬，擁抱每一處轉角後如神來之筆的景致。斑駁的草地上，愉悅的心情躍動成不停搖曳的光斑。用流失的電解質換來眼睛和鼻子的一次次驚嘆，放蕩不羈總會邂逅到遵循常規所無緣得見的精彩。

這些天，花海淹沒了朋友圈，也淹沒了一顆蠢蠢欲動的心。騎着山地車，飛入亂花無處

尋。遠遠地，油菜花就在表達熱烈的歡迎。它們霸佔了整片田野，擠得居民房都有些無處落腳。人只能看見如水面般起伏不定的明黃，以及長莖挺起的青翠。菜花的顏色太鮮艷了，毫不收斂地露着，即使是金秋的麥浪也比它少了幾分亮色。有時候，我會覺得自己不是在蹬車，而是在這飽和度拉滿的海洋裏洩瀉；也有時候，我覺得自己像是一隻飛蟲，穿行在鬆軟軟、芬芳撲鼻的雙層蛋糕裏。看一眼同伴，彎下的腰宛若天邊連綿低矮的群山。果然，只有身處自然之中，才能在不自覺間找回和自然的古老默契。在另一位同伴的長髮上，我又看出了柳條隨風飄揚的姿態，誰會為她裁出細葉呢？春風不語，只把青春的氣息吹滿枝頭，吹遍每一個向青春衝刺的身影。

多年前，急追黃蝶的兒童，已成為一日看盡油菜花的追風者。

秦觀曾寫道：「小園幾許，收盡春光，有桃花紅、梨花白、菜花黃。」現在，我們一路騎進斑斕如畫卷的田間，在腳踏板上收盡春光。你聽，鏈條上赫然正拉動着「鶯兒啼，燕兒舞，蝶兒忙」。陌上誰家年少足風流？被杏花吹滿頭的，正是張開雙臂拍照的我們啊。

炊煙裏有新味

廖柳

傍晚的巷口，
炊煙像細線，
攀上屋簷。
煙裏帶着不同家的香味，
蔥、油、醬、蒸汽相互交織。

人們從屋裏，探出頭，
笑聲被煙霧，柔化，
新的菜香，
在煙裏悄悄成立。

時代詩行

暖風遲遲醉梨花

筆尖故事

郝興燕

暖風是忽然間纏上來的，像一匹被曬得蓬鬆的軟綢，懶洋洋地，拂在臉上有些癢。這風裏，夾着一絲不易察覺的、清冽的甜。順着這甜味尋去，就在鎮子西頭，老劉家的院牆裏，探出了好大一樹梨花，開得正瘋，白蓬蓬的，像一團停駐在枝頭的、忘了飄走的雲。我推門進去，劉伯正坐在樹下的竹椅上打盹，膝上攤着一本舊黃的《三國演義》。陽光穿過花隙，在他花白的頭上、青布衫上，灑下細碎搖曳的光斑，竟也像落了一身的梨花。

「來啦？」他眼沒全睜開，只含糊地招呼了一聲，彷彿我是每日都來的熟客。「今年的花，開得有些醉了。」他補了一句，又合上眼，像是要在這暖風與花香裏，繼續他未完的夢境。

醉了？我微微一怔，抬頭細看。這才發覺，那滿樹的花，開得確有些不同。它們不像梅花那樣孤峭，也不似桃花那般冶豔。它們是一簇一簇，挨挨擠擠的，將柔嫩的、幾乎透明的瓣，毫無保留地攤開在春風裏。那白也不是純粹的死白，是玉一般的，潤潤的，在日頭下泛着瑩瑩的光，彷彿每朵花裏，都藏着一小盞溫潤的月光。風稍大些，花瓣便軟軟地落下，不疾不徐，旋轉着，飄揚着，有幾片落在了劉伯的肩、書頁上，他也渾然不覺。這光景，看久了，人心裏也彷彿被這軟白與暖風填滿了，生出一種懶洋洋的、微醺的陶然來。原來醉的，不只是花，更是看花的人，是這流轉的、慢下來的春光。

我忽然想起童年，外婆家的屋後，也有這樣一株老梨樹。花開時，她總在樹下鋪一張舊草席，撿拾那些完整的、未沾泥的花瓣。她說，梨花是「素心」，乾淨，用來釀酒，酒也清冽。她將花瓣與糯米、酒麴一同封進黑陶甕裏，藏在陰涼的牆角。那時我趴在地上，看螞蟻費力地搬動一片比牠身軀大許多的花瓣，鼻尖滿是清甜與塵土混合的氣味。外婆一面撿拾，一面哼着無字的歌謠，那調子也像這梨花，淡淡的，卻纏纏繞繞，一直飄進記憶深處。後來，外婆老了，梨樹也被伐了，那盞梨花釀，終究沒等到開封的日子。此刻，這滿院的梨花香，便像一把溫柔的鑰匙，「咔嚓」一聲，啟開了那段封存已久的、泛着微光的時光。原來醉人的，從不是酒，是釀在時光裏的、那份無言的陪伴與等待。

「花看半開，酒飲微醺。」劉伯不知何時醒了，眯着眼，看着滿樹繁華，忽然沒頭沒腦地唸了這麼一句。他站起身，拍了拍身上



●一樹梨花白蓬蓬的。AI繪圖

的落花，走進屋裏，片刻，竟捧出兩個粗瓷小碗，一把白瓷酒壺。「自己蒸的米酒，去年埋下的，算不得梨花釀，你嘗嘗，有沒有一點兒花的魂兒？」

酒液是淺淺的琥珀色，倒在碗裏，漾着溫潤的光。我小心抿了一口，初時只覺得一股暖流順着喉嚨滑下，緊接着，一絲極淡的、清幽的甜，才從舌根緩緩地泛上來，帶着米糧的質樸，也彷彿真有一縷看不見的花魂，在齒頰間縈繞。這酒不烈，甚至有些綿軟，可一杯下肚，那股暖意卻慢慢在四肢百骸化開，讓人筋骨都舒鬆下來。劉伯不說話，只望着那樹梨花，慢慢地喝。陽光將他的影子拉得很長，長到觸及樹根，觸及那些剛落下的、尚未枯萎的花瓣。

風又起了，這次大了一些，更多的花瓣離開枝頭，紛紛揚揚，下了一場安靜的雪。有些落在我們的碗裏，浮在琥珀色的酒面上，像一隻倦極了的小小的白蝶。我和劉伯就坐在這一場花雪裏，默默地喝着酒，誰也不說話。滿院都是香的，暖的，靜的，時間在這裏彷彿凝住了，凝成這碗這一泓微溫的、醉人的光。

離開時，我回頭望去。暮色漸合，那樹梨花在蒼茫的天色裏，白得有些恍惚，像一場盛大而寂靜的夢。劉伯小小的身影，還坐在樹下，慢慢收拾着杯盞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懂得了那份「醉」——那並非酩酊，而是身心與這暖風、這花雪、這無言的暮色，達成了最熨帖的和解。這塵世太匆忙，能得一隅，看一樹花開到酩酊，陪一個老人坐到微醺，便是生命裏，最奢侈的清醒了。

只是，當我把那最後一點清冽的甜嚥下喉，一個清冷的念頭，卻像一枚醒酒石，輕輕硌在了心底最柔軟的地方——

原來，我們貪戀的這一場花下微醺，沉醉的，從來不是那杯中的酒，而是那場我們明知留不住、卻又甘心沉溺其中的、名為「春天」的，短暫的，夢。

平衡木上的春天

尹小英



恰逢春分這一天，天地間彷彿有一桿看不見的秤，將晝夜秤得一般重。太陽行至黃經零度，不偏不倚照向赤道，也照在我的窗台。我站在这節氣的分界線上，想到「平衡」這個詞。它不正是春分最深的秘密麼？

走出門去，才發覺自然的平衡無處不在。昨夜的雨剛歇，今早的陽光灑了下來，冷與暖在半空交匯，織成一種溫潤的氣息。枝頭花開五六分，不熱烈，不蕭索，正是「半開半醉」的模樣。河邊柳條垂下來，那線淡淡，像水洗過，像陽光漂過，濃一分太艷，淡一分太素。這天地間的分寸感，拿捏得如此精妙，讓人不得不嘆服節氣的老到。

田野裏，春耕正忙。老張頭趕着牛在耙田，水花濺起又落下，泥浪翻開又合攏。他站在木耙上，身子隨着地勢微微晃動，恍若在跳一支只有自己聽得見的舞。耙了幾個來回，他在田埂邊坐下，從懷裏摸出塊乾糧，掰了一小塊放進嘴裏，慢慢嚼着。牛在一旁低頭吃草，那片刻的靜，恰恰是忙碌中最金貴的部分。

思緒還在那靜裏，人卻已離開田埂，順着河堤往前走。也不知走了多久，被一陣熱鬧聲吸引，抬頭一看，河灘上空飄着幾隻風箏。是個老人，手裏攬着線軸，不慌不忙地收放。風箏飛到高處，風大了，鬆鬆線；風小了，扯扯線。那紙鳶在雲朵間穩穩地懸着，既不掙脫束縛衝上天去，也不因風力不濟栽下來。

小時候放風箏可不是這樣。那時總恨不得它飛得越高越好，結果往往是線斷箏飛，或者一頭栽進泥裏。老人說：「放風箏跟過日子一樣，得順着風的意思，又不能全聽風的。」這話聽起來平常，細細嚼來，卻滿是滋味。



窗明風和

風過春山

孫福攀

風是最先感知春信的信使，不帶一絲涼冽，裹着幾分溫潤，悄悄漫過山尖。起初只是一縷輕煙似的風，掠過光禿禿的枝桠，蹭過覆着薄霜的石階，待它漫過整座春山，山河便循着風的腳步，緩緩甦醒過來。

山腳下的河冰，被風揉得漸漸軟了。起初只是冰面裂開幾道細碎的紋路，像誰在上面輕輕劃了幾筆，風再吹幾日，紋路便愈發細密，順着水流的方向蔓延。忽然有一天，薄冰在風裏輕輕一顫，化作細碎的冰渣，順着河水漂走，露出下面泛着清光的河水，叮咚作響，像是春山睡醒後的第一聲呢喃。岸邊的枯草下，藏着點點新綠，是被風吹醒的草芽，頂着褐色的枯草殼，怯生生地探出頭，風一吹，便輕輕搖晃，像是在打量這嶄新的春光。

風順着山腰往上走，拂過層層疊疊的樹林。枝桠上的殘葉被風吹落，打着旋兒落在地上。那些蟄伏了一冬的枝桠，被風溫柔地撫摸着，漸漸舒展筋骨，冒出米粒大的嫩芽，嫩黃中帶着淺綠，像是綴在枝頭上的星星。偶爾有幾隻麻雀，被風喚醒，撲棱着翅膀落在枝桠上，噙噙喳喳地叫着，啄食着嫩芽上的露珠，給寂靜的山林，添了幾分熱鬧。風漸漸有了草木的清香，混着泥土的濕潤，聞一下，便覺得渾身都輕快起來。



●天地間彷彿有一桿看不見的秤，將晝夜秤得一般重。AI繪圖

順着河堤往回走，心裏還在想着老人的話。春分這天，太陽直射赤道，天地找到了它的平衡點；而人呢，是否也能在紛繁的日子裏，找到屬於自己的那個支點？生活裏總有忙的時候，也有閒的時候；有順風順水的時候，也有逆風而行的時候。真正的平衡，不是靜止不動，是學着老張頭站在木耙上那樣，在動盪中穩住自己；學着老人放風箏那樣，在收放之間找到那個恰到好處的力度。

暮色漸起時，我回到家，坐在窗前發呆。窗外的世界正在完成晝夜的交接，光一寸一寸退去，暗一寸一寸漫上來，不急不緩，秩序井然。我想，春分之所以動人，不只是因為它平分了春天，更因為它提醒我們，世間的美好往往不在極端處，而在那微妙的平衡點上。

我們都是行走在平衡木上的過客。左一步是晝，右一步是夜；身後是冬，眼前是夏。但只要腳下有根，眼裏有光，心中有度，便能在這晃悠悠的平衡木上，走出自己的節奏，走出屬於自己的春天。

山頂的風，少了幾分柔和，多了幾分開闊。站在山頂，風裹着春光撲面而來，拂亂了額前的碎髮，也吹散了心頭的鬱結。極目遠眺，遠處的山巒褪去了冬日的蒼茫，被一層淡淡的新綠籠罩着，像是被春風披上了一件輕薄的綠紗。山腳下的村莊，炊煙裊裊，青瓦白牆在春光裏格外醒目，幾聲犬吠順着風飄過來，混着孩童的笑聲，溫柔又親切。

風過春山，不僅喚醒了山河，也吹開了人心。田埂上，農人扛着鋤頭，迎着春風播種，黝黑的臉上掛着笑意，眼裏滿是對豐收的期盼。他們彎腰勞作，泥土沾在褲腳，汗水浸湿了衣衫，卻絲毫不見疲憊，風一吹，拂去滿身燥熱，也吹來了心底的希望。村口的老人們，搬着小馬扎坐在暖陽裏，迎着風嘍着家常，說着冬日的趣事，聊着春日的農活，眼角的皺紋裏，都盛滿了笑意。

我坐在山邊的石階上，任春風拂過臉頰，看着眼前甦醒的山河，聽着耳邊的鳥鳴與風聲，心頭忽然變得格外開闊。那些藏在心底的煩惱與疲憊，像是被這春風悄悄帶走，只剩下滿心的溫柔與安寧。

風還在吹，掠過山尖，拂過河畔，穿過林間，也吹進每一個熱愛生活的人心裏。春山已醒，人心向暖，這風過春山的溫柔，便是歲月最動人的饋贈。